

孫詒讓全集
許嘉璐 主編

大戴禮記斠補

(外四種)

中華書局



孫詒讓全集

大戴禮記斟補

(外四種)

雪克點校

中華書局

K892.8
S975

-30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大戴禮記斠補：外四種 / (清) 孫詒讓著；許嘉璐主編，雪克點校。- 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.4
(孫詒讓全集)
ISBN 978 - 7 - 101 - 07087 - 3

I. 大… II. ①孫… ②許… ③雪… III. 孫詒讓
(1848 ~ 1908) - 文集 IV. Z424.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9)第 195193 號

責任編輯：周 楊

孫詒讓全集 大戴禮記斠補(外四種)

[清] 孫詒讓 著
許嘉璐 主編
雪 克 點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· 15 印張 · 2 插頁 · 260 千字

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 - 3000 冊 定價: 42.00 元

ISBN 978 - 7 - 101 - 07087 - 3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《孫詒讓全集》編纂工作機構

編纂委員會

主 編：許嘉璐

副 主 編：王雲路 李建國

學術顧問：安平秋 趙振鐸 雪 克 裴錫圭

編 委：(以姓氏筆畫為序，標※號者為常務編委)

史光輝 朱小健* 朱瑞平* 李解民*

汪少華 祝鴻杰 祝鴻熹 虞萬里

工作委員會

2001 年

主 任：錢建民 宋一夫 龐學銓

副 主 任：項力克 廖可斌 朱小健

委 員：尤碎林 曾大滿 張涌泉 高躍新

王世偉 金柏東 潘猛補 李 刀

2008 年

第一主任：蔣珍明

主 任：陳建明 李 岩 龐學銓

副 主 任：林濟晚 廖可斌 朱小健

委 員：黃友金 王世偉 金柏東 高躍新

張涌泉 李 刀 潘猛補 陳欽益

俞國林

孫詒讓全集序

先生生當末世，華夏板蕩，數試不售，遂淡泊功名，侍父衣言於任所，得請益於當世名儒，繼而靜處鄉里，埋首苦讀撰述。其治學也，博采究極，纖毫不遺；尊古不迷，崇新未廢。其立論也，處高瞻遠，宏通恣肆；折衷允洽，發明中綮。是以其周禮正義、墨子閒詁、札逡

先生一生著述甚豐，尤以經學、諸子、金石文字爲最。太炎先生贊爲「三百年絕等雙」，不過也。

今逢先生謝世百年，其全集面世，同仁屬序於余，敢不承命？勉爲略陳每讀先生書之感於後，且簡述全集整理出版之始末云。

先生生當末世，華夏板蕩，數試不售，遂淡泊功名，侍父衣言於任所，得請益於當世名儒，繼而靜處鄉里，埋首苦讀撰述。其治學也，博采究極，纖毫不遺；尊古不迷，崇新未廢。其立論也，處高瞻遠，宏通恣肆；折衷允洽，發明中綮。是以其周禮正義、墨子閒詁、札逡

諸作，迄無出其右者，雖補之糾之者時現，要皆無傷其爲經典之作也。

先生偏居東南一隅，而中年即已名聲鵠起，然其自序墨子閒詁則曰：

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、經說四篇。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，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，云武進金淮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稿本，急屬鶴亭馳書求段錄。金君得書，則自校寫一本寄贈，得之驚喜絶日。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，頗自矜爲勑獲，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矣。其解善談名理，雖校讎未宋，不無望文生義之失，然固有精論，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。金、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。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，假得陽湖楊君保彝經說校注，亦間有可取，因與張解並刪簡補錄入冊。凡余舊說與兩家闇合者，皆改從之。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，固不敢攘善也。

其求書若渴，謙遜揚善，信古道也。子曰：「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」其是之謂乎？

先生之爲學，經世致用，一承古哲之遺風。其謂周禮爲周公所作固不足信，然其所以疏之者，亦欲救世。其序曰：

復以海疆多故，世變日亟，睠懷時局，撫卷增喟。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，而上下之情睽闊不能相通。……而承學之士，顧徒奉周經漢注爲考證之淵源，幾何

而不以爲已陳之芻狗乎！

其意雖未出洋務人士體用說之囿，然山河陸沉之痛，學者爲考據而考據無益當世之慨，溢於言表，則後之讀其書者得無自省耶？先生嘗贊執教瑞安之算學家林調梅曰：

鄉里有導師，亮節孤忠，曆算專精祇餘事；

洞淵昌邃學，通理博藝，艱難宏濟仗奇才。

此豈非先生自道歟！其歿之前歲，鄉人擬壽其甲子，先生自爲啟以謝之，文曰：「竊以世變阽危，既非吾輩酺飲爲樂之時」，已則酬宴亦不備，「惟略備筵資，寄上海中外日報館移充義賑，冀爲諸君造福，藉答雅意」。其晚歲，既興團防以禦侮，興新學而育才，復倡實業以濟民，其惟國惟民是憂，知行合一，懇懃之情，於今世豈無謂哉！喜見今時治經學者日增，惟願後來既讀其書兼知其人，既知其人則踐其跡，毋僅句讀、考據爲也。

仲容、曲園、太炎三大師，皆浙人也，潤溉中國學壇乃至於今，亦近世奇事。然三人所歷所遇則迥異。太炎嘗游於曲園之門，終以政見而「謝本師」。仲容雖無所師承，復亦何常師之有，其學實本乾嘉，上承漢唐爾，嘗自言：「少耽文史，恣意流覽，久之，則知凡治古學，師今人不若師古人，故自出家塾，未嘗師事人，蓋以四部古籍具在，善學者自能得師。」

此蓋一生甘苦之言。曲園嘗任朝職近十載；太炎以反清避難東瀛；仲容始則侍父於任所，繼而燕居鄉里數十載。曲園所著春在堂全書五百卷，經史子集莫不有所發明，乃至俚曲野說亦有所及；太炎開創現代語言文字之學，汪洋弘闊，蓋得益于其宣導革命、接觸西學、深研佛理也；仲容則埋首經籍，無所不窺，鉤稽剔抉，索隱探蹟。殊途同歸，三人俱爲一代宗師，蓋以浙東遺風所致歟？然近時稱於世者，似仲容不及太炎，曲園又不若仲容。何以故？豈太炎爲革命先驅，知之言之者衆，曲園以保皇而遂隱耶？然今人反可得春在堂全書而讀，太炎章氏叢書惜未能囊括其所著，仲容固有周禮正義、墨子閒詁、札述、名原、契文舉例諸名作通行於世，散見及未刊者亦夥，固可以仲容之壽不永、未得手自輯之，太炎適值西學蜂擁、再傳者不及繼其志釋之乎？

二〇〇〇年，中國訓詁學會舉辦「孫詒讓國際學術研討會」於瑞安，有感於鄉人遙念之意篤，而治學之風未盡顯於世，著述尚待集成刊行者衆，遂有董理刊印全集之議。幸浙江省大倡文化強省戰略，溫州瑞安政府慷慨資助——此亦永嘉以來流韻也——中華書局鼎力承印，璐遂與同仁不揣謬陋，勉爲其事，閱數載，終告畢役。參與其事者衆，尤以浙江大學、北京師範大學、復旦大學、上海社會科學院、溫州市圖書館、浙江省委黨校諸公出力爲

多。董理者、審校者咸揭其名於諸卷，以示後學致力弘揚先賢學術之美耳。

嗚呼，先生之生也，國門已破，無日不有屈辱之約；先生之逝也，光緒慈禧兩日而終，數十年烽火延綿，國學陵替之日至矣。至先生百誕之歲，曙光已現；今先生冥壽屆百，則國運昌明，學術日興，先生全集亦得問世。百年一瞬，滄桑如此其劇，靜言思之，能不令人撫膺太息哉！

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五日謹敘於日讀一卷書屋

點校說明

本書收入孫詒讓大戴禮記斠補、尚書駢枝、周書斠補、九旗古誼述、周禮政要等著述五種。

原本大戴禮記斠補爲孫氏校釋大戴禮記文字的結集，寫定於光緒二十五年。清吳士鑒請付國史儒林傳奏、張謇孫徵君墓表、章炳麟孫詒讓傳、朱孔彰孫徵君事略、章樞孫詒讓傳，以及民初浙江通志稿儒學傳均有述列，清史稿藝文志補編亦有著錄。

大戴禮記，漢時與小戴記同立學官。自鄭玄爲小戴記四十九篇作注，歷代廣爲傳習，而大戴記以傳抄研讀者少，連同北周盧辯注，自唐後即闕失大半，今僅存三十八篇。宋代學者自朱熹注大戴記九篇、楊簡注十三篇、傅崧卿釐分夏小正經傳、王應麟作踐阼篇集解外，津逮殊少。元、明學者吳澄、楊守陳、董彝、湛若水諸家，皆兼治大、小戴，略有專治大戴之書者。有清一代，經學昌盛，而專治大戴書者，黃叔琳、畢沅、莊述祖、孫星衍、王謨、朱駿聲、梁章鉅等各家考釋、校詁夏小正單篇之作姑不論，校注大戴禮記全書者，不下十

多家，以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和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最爲稱善。孫氏以大戴「取集古記」，據采極博，書雖殘闕，而先秦遺籍猶多存者」〔一〕，因就孔本研讀，識誤匡違，多有創獲、發明。又，孫氏嘗於同治十二年得寶應劉寶楠所錄乾、嘉經儒孫星衍、丁杰、嚴元照、許宗彥諸家手記，另有趙鉞所校殘宋刊異文，以劉錄傳抄甚稀，慮其零落，並刪定著之，爲今天研究大戴記保存了這份鮮爲人見的可貴資料。

大戴禮記斠補三卷，有民國瑞安廣明印刷所石印本，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有原玉海樓該著稿本，以及孫氏手校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十三卷（同治間淮南書局刻本，孫氏據此手批校文，擇其要廣其證，遂錄而撰成斠補，此自可以斠補原初之稿本視之）。本人曾以石印本爲底本，用稿本和作者手校補注本相參校，於一九八八年由齊魯書社出版了點校本。這個點校本，對於書中引用各家及他書的文字，儘量核對了原作、原書，校改的文字，除了異體字和明顯的誤字外，均出校勘記。瑞安石印本雖稱完本，但校刊不精，誤字而外，各條間的文字，時有羼亂，如勸學篇「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魚出聽」條中一段嚴氏校語，亂入下「雖行必鄰也」條內；子張問人官篇「匏絃塞耳所以弇聰也」條中孫氏校語，亂入前引勸學篇「昔者瓠巴」云云條內，而本條中又亂入「雖行必鄰也」條的校語，致使文字扞格不通。

凡此點校本皆一一作了校改，恢復了原來的面貌。這次重新刊行，又對點校本作了修訂，收入孫詒讓全集中。

尚書駢枝寫定於光緒三十四年，民國初年（一九二二年）刊成。清吳士鑒請付國史儒林傳奏、張謇孫徵君墓表、章炳麟孫詒讓傳、朱孔彰孫徵君事略、章梲孫詒讓傳，以及民初浙江通志稿儒學傳均有述列。

孫氏少治尚書，輒苦不能盡通。他認為尚書「唐、虞典謨，簡而易通，商、周命誥，縟而難讀」，其所以難讀，除了「書自經秦火，簡札散亂」，加之「展轉傳授，舛牾益孳」^(三)，且字多假借、文字殊異等原因外，主要是語言文辭上的障礙。尚書命誥之辭綴累晦澀，詰屈聱牙，非如後世揚雄、樊宗師等之故為難深，而是因為它用的是雅言。孫氏認為古人有常語，有雅辭。「常語恒畸於質，期於辭約旨明而已」，故淺俗易通。至於詩、書、執禮多雅言，而「雅言主文，不可以通於俗，雅訓觀古，不可以概於今」^(三)，其辭「詭名奧誼」，非淹貫故訓，則不能通其讀。商、周命誥為雅辭，猶詩之雅、頌為雅辭，皆難讀，不若國風為方語、常語之易通。因主張以尚書命誥之辭，與雅、頌相關的文字相互參證，以求其通。孫氏繼乾、嘉學者王鳴盛、段玉裁、孫星衍、莊述祖、王引之諸家之後校治此經，得與昔儒殊異者

七十餘事，以成是著。作者校讀是書，沿着戴震提出的「經之至者道也，所以明道者辭也」，所以成辭者字也。必由字以通其辭，由辭以通其道」的方向，堅持了「文辭與語言固相傳以立」^(四)的觀點，揭示了語文內部雅、質的區別，提出了讀古書當通辭例的要求。這些看法，都很精確，其啟迪後學如王國維等以此法讀尚書而多有創獲之功，是不可泯沒的。

尚書駢枝有一九一二年石印本和燕京大學一九二九年刊印本，浙江大學圖書館並藏有作者哲嗣孟晉先生校本。燕大本後出爲善，本人曾以燕大本爲底本，用石印本和孟晉先生校本相參校，擇善而從，於一九八八年由齊魯書社出版了點校本，主要是校正文字的錯訛衍奪，以及甲書誤作乙書、此篇誤作彼篇的一些失誤。這次又對原齊魯本作了修訂，收入孫詒讓全集中。

周書斠補寫定於光緒二十五年，二十六年刊成。清吳士鑒請付國史儒林傳奏、張謇、孫徵君墓表、章炳麟孫詒讓傳、朱孔彰孫徵君事略、章梲孫詒讓傳均有述列，清史稿藝文志補編亦有著錄。

周書，亦名周史記，後又稱逸周書、汲冢周書。周書七十一篇，漢書藝文志雖已著錄，然自唐人已疑其非古人原本，宋代以來，學者多疑此書出於戰國、秦、漢之間。加上劉向

說過周書「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」^(五)的話，以該書是孔子刪書所棄而不取的材料，故不爲儒家所重，古史學者亦罕見引用。孫氏鑒於「自左傳以逮墨、商、韓、呂諸子咸有誦述」，信其爲「先秦雅記壁經之枝別」，肯定了周書「古事古義多足資考證」^(六)的史料價值，因在盧文弨校本、朱右曾集訓校釋的基礎上，取宋高似孫史略、黃震日鈔比勘、參校，知宋時傳本實較今本爲善，因加摘採。既於盧、朱兩家妄改之失多有匡正，又於各家失校處多所發明。孫校是書，取高、黃兩家書並及群書摭引外，略少別本據以對勘，多互用本校、他校和理校之法。由於孫氏精於經子訓詁之學，對於文献要籍，能够融會貫通，識見又高，故所言多中。如命訓篇「不忠則無報」，孔注「上遇其禮，不報□終」。孔注「報」下原闕一字。孫校此注，謂「疑當作『上遇無禮，不報以忠』」，以闕字爲「以」。今案：孫氏未見江陰繆氏藝風堂藏明嘉靖本汲冢周書（四部叢刊本），而此闕字嘉靖本正作「已」。已、以古通，孫校是也。又作雒篇「俘殷獻民，遷於九畢」，孔注亦出「九畢」。孫氏深非朱右曾校「九畢」不取玉海，贊成王念孫據玉海十五引此文「九畢」作「九里」之說，並引韓非子說林、戰國策韓策以廣其證。而嘉靖本兩「畢」字，正並爲「里」。可見王、孫兩家說之確不可易。

周書斠補四卷，有光緒二十六年家刻本，又有王雲五編岫廬現藏罕傳善本叢刊本，未

見，據知乃據家刻影印。本人曾以家刻本爲底本，對於書中摭引各家和他籍的文字，儘量作了核對，糾正了若干文字的錯訛，於一九八八年由齊魯書社出版了點校本，此次又對點校本作了修訂，收入孫詒讓全集中。

九旗古誼述爲考釋旗識古義的專著，撰於光緒辛丑，後一年，於光緒二十八年刊成。作者以爲古王者賓祭、師田、脩禮、敷政，咸以旗章爲重，而旗識古義，先秦、西漢學者尚能識其大略，東漢學者以許慎、鄭玄之精博，已不能無舛悟，魏、晉以後學者下逮賈、孔義疏，大率闡述鄭詁，無所匡益。宋、元以降迄有清一代，說禮者間持異論，少能有所發明。作者前疏周禮，深善檠齋金氏禮箋大赤即鳥旗、大白即熊旗、大麾即龜旗，以及旌旗爲諸旗通制之說。惟金氏沿襲鄭君舊釋，於司常旗物，以爲賓祭陳路建旗之法，與大司馬四時大閱治兵之禮異，並析司常以「王建大常」以下爲更端別起，不冢「大閱」爲文，說實牽強，孫氏終未能釋然。乃取詩、禮、爾雅諸經與九旗相涉之文，綜校互勘，反覆辨證，考定周之旗物名九而正唯五，五旗之外更無他旗。所謂旛物者，實爲諸旗之通制。旛純而尊，王侯孤卿尊而建旛；物駁而卑，大夫士卑而建物。其說實發前人之所未發。先秦旗物今已不存，無可徵實，就理董諸經而言，求其弇然若引弦以知矩者，實莫過於此。孫氏既櫽括其略著

之周禮疏，更別述是冊以究其說，而釋學者之疑。全著文雖無多，實爲清代學者一家之言、孫氏可傳之作。

九旗古誼述一著，清吳士鑒請付國史儒林傳奏、張謇孫徵君墓表、章炳麟孫詒讓傳、朱孔彰孫徵君事略、章樞孫詒讓傳均有述列，清史稿藝文志補編亦有著錄。今有光緒二十八年家刻本一卷，本人曾以家刻本爲底本，對於書中摭引各家及他籍的文字，儘量作了核對，糾誤正訛，於一九八八年由齊魯書社出版了點校本。今又據此點校本作了修訂，收入孫詒讓全集中。

周禮政要原稱「變法條議」，又稱「周官政要」，是爲適應清廷「詔議變法」舉辦新政的要求而撰作的。孫氏於光緒辛丑（二十七年）春，閉門耽思，用了十個日夜的功夫寫就變法條議四十篇，以應辦理商務大臣盛宣懷托編修費念慈、費又轉懇代撰條陳的托請。以條議撰成後，盛氏終未能上奏，作者遂於次年壬寅自署姓氏，題稱「周禮政要」，於瑞安刊行。

此著分上下二卷，每卷各二十篇，共四十篇。每篇篇首，按變法行新政的需要甄錄周禮經注有關條目，後逕以「謹案」闡述作者見解。孫氏認爲：「中國開化四千年，而文明之